

偽善的 生涯



王春
作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34 Wang

857.7
0121

還 生 的 俘 虜

譚 勉 予 著

上 海
泰 東 圖 書 局
印 行



201 7.11.67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付印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出版

版 權 所 有

定價大洋七角五分

自序

我在惛恍迷離的夢境裏，彷彿時時都看見似阿曼這樣一個青年，他有些像我很久很久以前見過一面，直到如今都沒有見面機會的朋友，或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，我都記不清了。或許這個世界竟不會有這樣一個人，不過是我自己的幻覺，是我在夢境裏夢見的怪物罷。不管是不是有這樣一個人，我夢見的次數多了，牠的幻像，就深深印在我的腦板，使我的腦子似負了很大的重量一樣辛苦！因此，我不能不把這個幻像移寫到紙上來，減輕我腦子的負擔。

然而，“糟糕！糟糕！”我寫好後看了一遍，兩遍，

就這樣自己說了。因為夢裏的幻像，本是靈活不可捉摸的，給我呆板的筆墨寫在紙上，就成了一種呆板的東西，豈不是一件糟糕的事！然而如今的事情，上至國家大事，下至兒女私情，何一不是馬馬虎虎，一時興趣寫成的東西，我又何必太過認真呢？想到這裏，也就覺得無所謂糟糕不糟糕了。我更懶得再修改，恐怕修改後更要失掉幻像的真實！

上編是在幾個月前寫好的，題做“生還，”當時發表的慾念很強，就寄到創造社，乃超先生說想在文化批判上發表，後來，文化批判停刊，他又叫我取回改作。我很感謝乃超先生，熱心給我指導！他給我來信說：“缺乏客觀的描寫，但同時又富於實感。”並且在原稿裏逐處經我指出缺點。我就依照他的指導，改作成今稿。自信比前稿好些，但仍是十分慚愧，怕不能副他熱心指導的盛意呢！

上編改作後，竟又鼓起我續寫的興趣，因此就寫成了下編，我的朋友玉蓉給我題做“俘虜的生還。”寫完看過以後，我覺得比上編有精采些，靈動些，朋友們也是這麼說，或許是罷？不敢自己吹牛，留待讀者

批評！

末了，我很感謝我的朋友超因和玉蓉細心和我
修正好多語句和錯字！

13,7,1928。寫於上海。



“喂！朋友們！端午節快到了，我們要在這個夏令佳節，痛痛快快的快樂一場，我們要吃一頓豐盛的菜餚，喝一頓醇香的美酒，我們處在這個黑暗和光明搏戰激烈的時代，我們渺小的身體，還是生存着，這是我們應該快樂一場的。而且我們已預備在節後就要分散，要盡我們的能力，要將我們的生命獻給我們的新時代了，難道不應該在這時有一場快樂嗎？朋友們，我們苦悶到了極點，這樣下去，簡直不願生存，讓我們在夏令佳節擎起巨觥祝着我們戰士的健康！祝着光明時代到來！”阿曼在一個清晨起來，撕下一張

昨天的日歷以後，十分興奮的這樣對他同居的朋友說。

“好的！我們將要痛快的喝一頓！”

“好的！我們將要痛快的喝一頓，即乘着醉後的熱情，掃滅我們一切敵人！不然，我們亦將灑我們赤熱的鮮血！”

“好！喝猛烈的酒！殺殘酷的敵人，”

他得他的朋友們這樣興奮熱烈的同情，他是十分快樂，幾個月以來都沒有過的快樂。他認為人生最快樂的事，不是肉的縱慾和酒的沉湎，只是戰鬥的工作，激烈戰鬥的工作。可是他沒有參加戰鬥工作已經幾個月了。幾個月中間，他沒有一刻是快樂，倒是時時刻刻都浸在沉鬱煩悶的苦汁中。如今他忽然又以酒為樂了，這在明瞭他的性情的朋友看來，並不認他是思想的改變和行動的失常。他們很明白他的忽然間的興致，是幾個月潛伏着的熱情的表露。所以他們對於他的倡議，亦十分表熱烈的同情。

他是曾經上過戰場的人，他沒有手槍，也沒有炸彈，被壓迫的民衆是他的基本戰士，民衆利益是他

戰鬥的宗旨。他在戰場上曾被敵人陰險的陷害，他受過重大的創傷，四肢幾乎斷折，遍體鱗傷，直傷到他心的深處。但他的精神是健全，口腔沒有失掉發音的作用，時時可以喊出戰爭的口令，時時可以由健全的精神放射出似烈火般的火燄。他的戰士們愈勇猛前進，他們的敵人愈是驚心動魄。戰鬥，戰鬥！前進，前進！他雖然自視是戰鬥中渺小的一員，而在革命戰鬥某一個區域中，無形中的確成了一個總司令。然而危險的事情來了，敵人用着全力反攻了。這是他早料到的，將已滅亡的敵人，臨死前必會有一個掙扎。“同志們！預備着！整齊檢閱我們的隊伍，以備敵人反攻時的應戰！”這是他時時喊着，計劃着的。一切的戰士也時時嚴陣以待的。可是，敵人用的是毒氣礮，最殘毒的戰鬥都搬出來用着，戰鬥，戰鬥，激烈的戰鬥，一場又一場，結果他竟是失敗，他和他的許多朋友就做敵人的俘虜，被關進黑暗殘酷的牢獄去。在那裏，他受盡敵人殘酷的痛苦。敵人不想再用槍刀來殺他，只是用殘酷的刑法使他慢慢的受盡痛苦而死，以洩他們的積恨。然而他健全的精神，可以克服一切

痛苦，不經刀槍的屠殺是不會死的。這在敵人方面看來也未免覺得驚奇，覺得這樣虐待不死的怪人太奇怪了，於是表示他們的寬大把他放出來。不過他們對於這樣的怪人，終是放心不下，恐怕他又重新作起怪來，會擾亂他們聲歌酒肉中的“安寧秩序，”於是想出一個妙法，用軍隊監視着，把他放逐到C地去，這樣一來，曾受創傷而又為俘虜的阿曼，雖然保全性命，却是失掉了自由，他的敵人們的憂心忡忡也可以稍稍安靜了。

他被俘虜以後，在敵人的牢獄裏住了幾個月，他不料竟會得生還。當他初被俘虜的時候，他想：敵人殘酷的行爲已普通的見諸人間，革命戰士們的頸血已灑赤了地，自己當然是不會生存了的，只有預備灑着赤血，只有引長頸項等待劊子手的宰割。不但他自己已這樣想，就是他的朋友們也是這樣想，以為他人生的責任就在此完結了，他那重大艱難工作的一部分，要待未死的朋友們去努力了。

×月×日，他從敵人的牢獄被釋放出了，就被軍隊押解到軍艦，一直放逐他到C地。他那時候，覺得敵

人對他這樣侮辱，他的心十分難過。他很想大聲的叫喊：“我是不怕死，不怕流血，你們這些狗：只管把我頭腦砍下去好了！別對我這樣侮辱！你們這些狗！你們以為這樣是表示你們的寬大嗎？你們以為這樣對我侮辱，我就對你們感恩屈服嗎？呵！這不過是表示你們的卑鄙怯懦，表示你們的殘酷黑暗罷了！”然而兵艦機輪轉動的聲音，轟隆轟隆響個不止，即使他是這樣叫喊，敵人也是聽不見的，於是他只沉默的躺在艙裏，聽候敵人擺佈了。當他到了C地，C地的朋友們聽見他得生還的消息，又是驚異，又是喜歡，都跑去慰問他，鼓勵他，“呵！歡迎我們勇敢的同志！歡迎我們勇敢的戰士！”他就在朋友們歡呼的聲音中和朋友們握着手，從憔悴的面孔中露出了快樂的笑容。在這快樂的微笑中，他全身心又充滿了烈火般的熱情，恢復了他從前的活力。他把敵人對他虐待的痛苦，侮辱他的難堪，完全忘掉了。他請求朋友們不用向他詢問這些，只要求朋友們告訴他現在的戰鬥情況。他預備參加偉大的戰鬥，他要從戰鬥中把他的痛苦和難堪洗盡淨滌。這時，他流動的熱血，已經是沸騰起來，十分

興奮的叫喊着：“同志們！我們要快準備一個大的，猛烈的戰鬥！這樣，才能夠從敵人的殘酷中救出我們受苦難的戰士！”

這時候，人們謳謠為“革命策源地”的C地，表面是十分安靜，有盛世太平的現象。不但陳塘的聲歌酒肉，通宵達旦的供闊人們的享樂，就是抱着琵琶的“瞽姬”們，亦是很優遊婀娜的在馬路上來往，供閒暇的有錢的人們的賞鑑，和洩慾。好優美繁華的都市！牠有意的想把閃爍的燈光遮掩牠的醜惡，牠故意點綴着昇平來隱藏牠的危機；可是，醜惡終是遮掩不住，危機終是會爆發的。看呵，那些黑暗的惡魔不是暗中伸展牠們的翅膀嗎？不是已伸張牠們的巨爪預備把一切可憐的人們吞噬嗎？這些一觸即發的危機，冷靜的人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而且黑暗的惡魔的勢力，早已在四野伸展着，漸漸向着繁華的C市包圍，可憐的人們多已灑他們頸血，用匯流的頭血消滅惡魔的勢力。戰鬥，猛烈的戰鬥就會在日前爆發。這些情形也是得慶生還的阿曼所意料而且已經看得清楚的，“好的，這是時候了，是光明代替黑暗的時候了，

是要來一個偉大的戰鬥了，讓我來參加這個戰鬥罷！呵！我真幸福，我幸得生還，生還而又適遇大戰鬥的開場，這使我獲得無上的快樂！讓我來參加這個戰鬥罷！”他很快樂的默想，想着在戰鬥中是應怎樣前進，衝鋒，把黑暗的惡魔團團的包圍，給他一個根本解決。那時候，就是一切可憐的人們都解放了，

他似身臨了戰場，手舞足蹈的十分快樂。然而他愈興奮，愈顯得他的身體不似昔時的健壯，手和足都是軟癱無力，手不能舉重，兩足顯已表示不能支持他傷殘的軀體。他發現了他是這樣無力，就因過度的興奮，精神受了重大的創傷，又復苦悶沉鬱，這時候，他的痛苦，比之爲俘虜的時還利害。他竟是病了：雖然不是重大的病，只是兩足腫痛難於行動，這也就使他受到無限的痛苦了！朋友們看見他是病了，又見他精神的奮興到了極度，就勸他安靜的養息。可是，他那裏能夠安靜的養息呢？他時時發出苦痛的呼聲：“我竟成了無用的人！在大戰鬥將要開始的時候，不能參加戰鬥，這不但感受肉體殘廢的痛苦，簡直是使精神上也成殘廢了！唉！我的痛苦何時可以解除？我相信

只有戰鬥才能解除我的痛苦，而大戰鬥的到來，自己又不能參加，不是苦上加苦嗎？唉！痛苦，痛苦！我的痛苦，一切可憐人的痛苦！幾時才可以解除？是在光明戰勝了黑暗以後罷！”

二

阿曼的病漸漸好了，健康也漸漸恢復。這時，黑暗惡魔的翅膀雖是伸展愈大，大戰鬥尚沒有開始。這是可憐的人們沒有戰鬥的決心和胆力呢？抑是要取別種代替戰鬥的方式？他是病着沒有去探聽，是完全不知道的。但他總覺得這是可憐的人們的優游寡斷，缺少毅然斷然的勇氣。因此，他曾發過不少牢騷。朋友們呢，都說他是病後精神的變態，沒有去注意。他覺得他在C地住着，似乎是一個多餘的人，很想離開C地到H地去，他相信到了那裏，他的肉體和精神總可以恢復健康，一定不會如在C地的沈鬱苦悶的。朋友們也都贊成他自己的提議。他東挪西借籌足了旅費。剛想動身，那可怕的黑暗惡魔的巨爪已經猛撲來了！赤

色的血花，灑遍了燦爛繁華的 C 市，粗暴和瘦弱的肉體橫三豎四的倒臥在血泊中，惡魔是得了勝利，可憐的人們不是犧牲了生命，就是給俘虜去了。這時候，他大着胆子到十字街頭，記取那可憐的人們所留下的一條一條的血路，領略惡魔恐怖的吼聲。踱到牢獄的旁邊，竊聽俘虜們那慷慨悲歌的歌聲。到朋友們家中去訪問，見到一些婦女和小孩們的驚惶失措，悲泣哀痛。在她們口中得到的消息是：唉！冤呵！慘呵！丈夫被殺死了！兒子被俘虜去了！家裏僅有的財產也被劫奪去了！天呵！爲什麼這樣殘毒！”他看見殘酷的情形，聽見淒慘的呼聲，他的熱淚差不多要淌下了。但他想：徒然是感情作用是無用的，死的當然是死了，俘虜的是被關禁住了，這時候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要生存着的負起重大的責任。重新把隊伍整理起來，到了相當時機，再和惡魔當一死戰，這才是正當的！徒然感情作用有什麼用處呢？他這樣一想以後，也就很舒適定閒的，慢慢的回到他的住處去，口中發出噓噓的哨聲，好似看鬧熱的閒人一樣。因此，他在嚴重的戒嚴中也沒有被檢查。

這時候，交通是斷絕了，尤其是出口的交通戒備和檢查都十分嚴重。無論是什麼人，只要被認為有嫌疑，就要被扣押，送到牢獄裏去。他是曾被俘虜過的，牢獄的滋味是嘗夠了，實在不敢再嘗試。所以他要到H地去的計劃，在這危險時期，也就暫時打消了。他不是什麼要人，只是可憐人們的一員，在惡魔的巨眼看來是無關輕重的，該沒有躲避的必要。可是，他在這時候似乎是太過怯弱了，他被俘虜時曾受過的殘酷痛苦情形，又時時在腦子裏盤旋着，使他起了一種恐怖。這樣一來，他終於決定暫留C地，不再作到H地的念頭。

在惡魔翅膀覆壓下的C市，他終覺得不能保障身體的安全。於是他到離C市三十多里的朋友家裏去住，那裏是鄉村，都市的繁囂是沒有的，倒是很適宜靜養的地方。可是，他住了兩天，就覺得十分煩悶，心裏好似受着重壓一樣的難過，他想，“這樣只圖身體的安全，不顧精神的創傷。又有什麼意義呢？我要知道一切消息，而這裏不易得到報紙，報紙以外的消息，更無從得到。這樣悶鬱下去，恐怕殘病的身體又

復大病起來呢！這地方雖安全，亦不是我久住之地，我必得再到C市去！”他這樣一想以後，第三天早晨就離開朋友家回到C市來。他在途中行着，一個困難問題，又橫梗在他的腦際了。他從敵人的牢獄出來，到C市後，是暫寄宿在小客棧中的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客棧是不能住了，一來他身上沒有錢，二來又有危險，倘若給認為有嫌疑，必得再為俘虜，這個險是犯不着去冒的。在這徬徨煩悶的時候，他想起了他的朋友們。但是平日和他們相親相愛的朋友們，有誰不是遭難，有誰不是流離失所？有誰不是和他同陷於不幸的命運？有誰可以倚靠？有誰可以使他得到暫時安身之所呢？一個，兩個，三個，……他一個一個的計算，都是很難為他出力的。最後，他想到一個女朋友，這個女朋友的名字叫做徽，住在C市很偏僻的地方，房子是十分狹小的。他想她一定還是在家住着。於是他一直跑到她的家裏去，要和她商量解決他住宿的困難問題。果然，他自己解決不下的問題，她就和他解決了。她讓出她的榻位給他，她到她的媽媽的榻上去睡。他得到這一個安身之所，恐懼和徬徨的心理就很平靜